

性与爱的困惑

贺绍俊 潘凯雄著

WUJIAO



五角丛书

文学·艺术·生活·体育·娱乐

■ 人生与性爱有不解之缘。文学是人学，因而文学与性与爱亦有缘。这本小册子力图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察。从性爱与爱情关系的辨析入手，窥探社会人的性爱观演变，以及由演变而引起的思想上、道德上、习俗上的困惑与斗争，也旨在指导人们正确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

它包括“人的本性”、“女性们”、“性与爱的分离”、“性爱描写的红灯区”等7章；论点深刻，论据充分，论述通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性与爱的困惑

贺绍俊 潘凯雄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陆震伟

性与爱的困惑

贺绍俊 潘凯雄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文海书店 经 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37×960 1/32 印张 3.25 字数 76,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00册

ISBN 7-80511-148-0/I·106

定价：0.50元

引言

大凡说来，人的一生，总免不了要恋爱结婚，因而也免不了要同异性发生性爱关系。这样一来，人生同性爱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和现象，一切属于人自身的种种心理、生理、行为、思维等活动方式自然就是文学的描写对象。因此，文学同性爱也随之结下了不解之缘。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过这样一个事实：“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然而，在中国流逝了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性爱成了文学作品描写中有形无形的一大禁区。作家们在研讨人性、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时，总要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一禁区。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一切个人的感情都在被贬斥之列，性爱在文学中自然就更难有立锥之地了。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终于被揭了过去。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终于在性爱描写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不少作家以严肃的态度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积极思考和反映现实中的性爱问题。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新鲜的问题。那么，文学究竟是怎样来描写性爱的？读者究竟又应该怎样来读这一类的描写呢？我们试图对此作一些极其粗浅的同时又是尝试性的探索。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力图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察。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人类社会对于性爱问题态度的演变和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本身的进步过程，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性爱描写恰恰最完好、最生动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发展变化的轨迹。本书的第一章，从对人类性爱生活中两个微妙概念——性爱与爱情的关系的辨析入手，在第二至第七章中，分别探讨了性爱描写的积极意义、妇女问题、性与爱的分离、性与善的冲突、性爱观的发展、文学作品中性爱描写的失误等问题。在各章的论述和探讨中，力不从心和不妥当处，恐怕也在所难免。

书中提到的一些文学作品，以新时期中国文学为主，同时兼及到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学名著。当然，这些都只是作为例子出现的。而古今中外描写性爱的名家名作浩如烟海，我们的选择自然也会有不准确或不妥当的地方。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还适当地吸收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年来，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著作（还有那精湛的译本）使我们获益非浅，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给我们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一对联系微妙的概念：性爱与爱情 … 1

- 1. 打上了等号的性爱和爱情 1
- 2. 性爱“提纯”后的爱情 4

第二章 性爱——人的本性——肯定和赞美 … 8

- 1. 性爱的引力——人体美的追求 8
- 2. 性爱的源泉——生命的礼赞 13
- 3. 性爱的升华——性欲的审美化 18

第三章 性爱生活中的“半壁江山”——

女性们 26

- 1. 女人是祸水吗? 27
- 2. 女人就应该守贞节立牌坊吗? 31
- 3. 女人的名字就是“弱者”吗? 35

第四章 性爱联姻中的不幸——性同爱

的分离 39

- 1. 根源：个性在社会需要中泯没 39
- 2. 困惑：曹雪芹的矛盾 46
- 3. 期望：创造更多爱的契机 50

第五章 性爱结合时的两难——性同善

的冲突 56

- 1. 必要的规范：道德的约束 57

2. 必破的规范：旧道德的桎梏	60
3. 性欲、爱情、道德——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67
第六章 性爱流动中的思考——在新生活	
的面前	71
1. 错综复杂的交织——逐层剥离	71
2. 婚姻自由的追求和爱情精神的渴望	78
3. 婚姻的动荡——离异和“第三者”插足	83
第七章 性爱描写时的红灯——行进在	
沼泽地中	89
1. 不能划等号的性爱和性本能	90
2. 不能忽视的终极——社会效果	94
附录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及作品篇目	97

第一章 一对联系微妙的概念： 性爱与爱情

说到性爱，人们一定会马上联想起另外一個词：爱情。的确，人们对爱情似乎更熟悉一些，这个字眼实在是太美丽、太高尚了。一提起爱情，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都会为之神往不已。在文学中，爱情又象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使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增添了光彩。无论是罗密欧、朱丽叶，还是贾宝玉、林黛玉，都充满了永久的艺术魅力，激荡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心灵，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情操。难怪乎有人要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谈的性爱，是不是就是指的爱情呢？对此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是，又不是。

1. 打上了等号的性爱和爱情

为什么回答说“是”呢？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文学中反映男女之间发生爱情、婚姻等活动统统称之为爱情描写，而实际上，这种描写绝不仅仅只是限于两性之间的感情交流。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性爱描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爱情描写。但应该看到：性爱比爱情所包括的意思更广泛。爱情只是指两性交往中的情感因素，但两性交往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呢？这首先离不开人的一种生理基础——性的欲望。性爱便是指建立在性欲基础之上的人的一切活动，它既是生理的活动，也是心理的活动；既获得肉体上的满足，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所以，爱情只

是人的性爱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满足精神需要的一个部分。人类随着自己的诞生就对性爱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造物主将人分成男、女两种性别，这是一件多么神妙的事情啊！于是人们就想知道：人为什么会产生爱情，为什么会有两性的结合？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留下了人们对此进行思考的痕迹，这大概也是最早的性爱描写了。比如在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古希腊的大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在谈到爱情是怎么产生时说：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不一样，从前的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腰和背都是圆的，每人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圆颈项上安着一个圆头，头上有两副面孔，朝前后相反的方向，可是形状一模一样，耳朵有四个，生殖器有一对，其他器官的数目都依比例加倍。他们走路也直着身子，但可以随意向前向后，特别是要跑得快的时候，八只手脚一齐动，象球一样朝前翻滚，速度还挺快。这种人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强壮旺盛，因此自高自大，连众神都不放在眼里。于是众神感到了威胁，不得不商量应付人类的办法。众神之首宙斯用尽了头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既让人类还活着，又可以削弱人类的力量。他象切青果做果脯和划切开鸡蛋一样，把每个象圆球一样的人切成两半，分成两半的人只能用两只脚走路，这样他们的力量就削弱了。但是，人被切成两半之后，这一半想念那一半，想再合拢在一起，常常互相拥抱不肯放手，饭也不吃，事也不做，直到饿死为止。这样，人类就逐渐减少了。后来，宙斯起了慈悲心，又想出一个新办法，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使男女可以借交媾来生育后代。这样一来，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情欲就种植在人心里。最后，阿里斯多芬说，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要还原到人的本来性格。

阿里斯多芬说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但从

中表达了古代人对性爱问题的朴素思考。在他们看来，性的欲望，带来了人的爱情，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因此，他们把性爱看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许多原始民族，都曾经把人的生殖器当作图腾崇拜过。我国汉代的画像砖中，常常有一种人首蛇身的画像，这画像是一男一女，上身为人形，下身为蛇形。据考证，男的是伏羲，女的是女娲，伏羲和女娲都是古代的始祖神。这类画像最为有意思的是，下身的两条蛇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分明是正在交尾的情形。可见古代的人对性是多么重视。这类画像大概在告诉人们，正是祖先的神灵在性的欢乐中，创造了天地世界。因此，人们要在庙堂之中刻上人首蛇身画像，作为祭祀之用。每年的早春二月，万木复苏，充满生机，青年男女便会合在神庙附近，奏响了祀神的美妙音乐，尽情地跳起舞来。歌舞令人如醉如痴，性情得到陶冶，于是双双情投意合，以星月交辉的天空做帐子，把青草如茵的大地做床榻，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享受青春的欢乐。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象《溱洧》一诗描写了青年男女在春游中的欢乐情形，这类春游很可能就是一种特定的祭祀活动。诗中这样写道：

(原文)	(译文)
溱与洧，	溱水流来洧水流，
方涣涣兮。	春来涨满那沙洲。
士与女，	青年小伙和姑娘，
方秉蕑兮。	清香兰花拿在手。
女曰“观乎！”	姑娘说道“且去游！”
士曰“既且。”	小伙回答“已游过。”
“且往观乎！”	“不妨再去乐一乐。
洧之外，	一走走到洧水河，
洵吁且乐。”	地方宽敞真快乐。”

维士与女， 挤满姑娘与小伙，
伊其相谑， 又是笑来又是说，
赠之以芍药。 互相赠送香芍药。

这是多么坦率、开朗的性爱描写呵。平时我们就称这类诗为爱情诗。《诗经》中还有不少这种爱情诗。正是由于这种爱情诗毫不掩饰地反映了人们的性爱活动和性爱观念，后来宣扬礼教的孔夫子就把《溱洧》一类的诗贬之为“淫诗”。

2. 性爱“提纯”后的爱情

既然人们平时所理解的爱情描写也就是意义更为广泛的性爱描写，那么，为什么还要回答“不是”呢？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每个时期的人们都能象自己的祖先那样，把爱情看作是人的性欲的花朵。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往往无视性欲和爱情之间的微妙关系，只是一味地肯定纯粹的爱情而否定人的性欲。上面提到过阿里斯多芬的看法，然而，就在同一本书中，另一位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却持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爱情是神灵凭附在肉体上产生的。他也讲了一个故事：人的灵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象两匹马，第三部分则象一个驾车的人，这两匹马中，一匹驯良，一匹顽劣。驯良的马占据尊贵的位置，样子挺美，身体挺直，颈项高举，鼻子象鹰钩，白毛黑眼。它爱好荣誉，谦逊而又节制，因为懂事，要驾驭它并不要鞭策，只消劝导一声就行。至于顽劣的马恰恰相反，庞大，拳曲而丑陋，颈项短而粗，面庞平板，皮毛黝黑，眼睛灰土色里带血红色，不规矩而又骄横，耳朵长满了乱毛，又聋，鞭打脚踢都难得使它听从调遣。当一个人看到引起爱情的对象时，整个灵魂就会躁动不安，因为这时驾车的人要驾驭两匹态度完全不同的马。

那匹驯良的马知羞识耻，不肯向那爱人贸然跳去，而那匹顽劣的马却不顾主人的鞭策或刺棍，就乱蹦乱跳，给它的主人和马伴惹出说不尽的麻烦，逼主人向那爱人接近，追求欢乐。但是，主人和那匹驯良的马受了贞洁和理性的感召，向那匹劣马进行挣扎抵抗。如果最后制服了劣马，使劣马丢掉了野性，低头帖耳地听从驾车的人的调度，这时主人的灵魂才会获得爱情，爱情滋润了主人的羽翼，使主人身轻如燕，振翼升天。如果没有制服住劣马，主人就会被劣马带到一个地方，选择凡人以为快乐的事来做，他就不能获得爱情，他的灵魂注定要在地面和地下滚来滚去，滚过九千年，而且常在愚昧状态里滚。在苏格拉底的这个故事里，劣马就代表了人的性的欲望、肉体的需要。苏格拉底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人的灵魂中没有这匹罪恶的劣马，不是都能很顺利地在爱情引导下升入天堂吗？

柏拉图是站在苏格拉底一边的，他认为爱情的产生不需要肉体的接触而只要灵魂的融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清心寡欲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很长一段时间内，柏拉图式的爱情成为一种典范。直到20世纪初，奥托·魏宁格还说：“爱情和情欲是根本不同，互相排斥，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那些宣称他们在爱着他们想占有的女人的人是在撒谎，否则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爱情……性欲随着肉体的接近而增长，而爱情则在所爱的对象不在眼前时愈益强烈，为了保持爱情，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的肉体接触而死亡，因为这种接触引起性的冲动，从而在一瞬间毁灭了爱情。”所以，奥托·魏宁格认为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除它之外，其他一切被称为爱情的东西都是卑鄙下流。只有一种爱情，就是对贝雅特里齐的爱、对圣母的仰恭。要发生性关系，那就去找巴

比伦的荡妇好了”。

这种否定性欲、否定性本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性爱是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作家只能描写纯粹精神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甚至连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我曾经想写一部讲述贞洁的爱情的长篇小说，这种爱情不可能转化为肉欲，它倒是防止肉欲的优秀卫士。”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托尔斯泰由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自己忠实地面对生活而并没有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中国是封建思想十分强大的国家，在封建社会，性爱自然成了被禁锢的领域。特别是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由统治阶级定于一尊，对性爱的否定便更加严重。在文学作品中坦率地描写性爱当然也不容许。但是那些儒生们却遇到了一个麻烦，这就是如何看待儒家的经典之一《诗经》。虽然据传它被孔夫子删改过，但仍然保留了不少的情诗，真实地描写了当时人们健康、开朗的性爱生活。如果把这些情诗也奉为经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于是，汉代就出现了一批给《诗经》作出新的注解的儒士，硬将它往儒家正统思想上套。例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

(原文)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译文)

水鸟儿关关和唱，
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条善良，
哥儿想和她成双。

这显然是一首反映年轻男子追求配偶的情诗，可是《毛诗正义》中是怎么解释的呢？书中说，《关雎》是借追求淑女来比喻国君重用贤才。汉代的儒家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后代的诗人往往不敢用诗来歌颂人类的性爱，即使写到了爱

情，也是羞羞答答、隐晦含蓄。还有的只是借两性的关系作比兴，去表达别的意思。例如，唐代诗人朱庆余参加进士考试，他想打听考试的情况，便写了一首诗送给主考官张籍。诗是这么写的：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从字面上看，诗歌是写洞房花烛夜的第二天，新娘起来梳妆打扮，准备拜见公婆，梳妆完了，便问丈夫：“我这打扮合时宜吗？”其实诗人是要借这首诗委婉地询问张籍：他的文章是不是合主考官的意？中国尽管很早就强调情感在文学中的作用，古代的诗歌基本上也都是抒情诗，但真正的爱情诗只占很小的比重，至于涉及性爱内容更是少见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学是缺少性爱的文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谈的性爱描写，又不是过去文学作品中那种受到严格限制的爱情描写。

第二章 性爱——人的本性 ——肯定和赞美

如果从思想形态的角度对发生在中国的十年浩劫进行反思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其基本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反人道主义、反人性。提起当时的所谓“样板戏”，大概还令一部分读者记忆犹新。这些戏大部分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创作的，后来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大加修改，最终变成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修改的特点之一便是越改越丧失人性、人情味。那些活动在舞台上的男男女女，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一个个都成了干巴巴的政治机器。新时期文学正是在一场文化浩劫后产生的，人们自然迫切希望文艺作品能够塑造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活人。于是，人道主义思想很快就在文艺作品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随着文学对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肯定，性爱问题自然就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新时期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也可视作肯定人性、赞美人性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显现与折光，而这常常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凸现出来的。

1. 性爱的引力——人体美的追求

肯定人性、赞美人性在文学中首先体现为对人体美的追求。欣赏、追求人体美是人类性爱不断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性活动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是出于性本能的冲动而满足于生殖的需要。人类则把自己的性爱活动变成了一个审

美化的过程。一个人在性爱活动中不仅得到肉体的愉悦，也从精神、心理上得到美的享受。而人的身体外形，作为直接的外观，自然就成了重要的审美对象。人体美代表了人类合乎自然发展的和谐的典范，表现出人性的某种本质。比如米开朗基罗的著名雕塑《大卫》，便通过青年男子强健的肌体，英勇的气质和男性的伟岸，表现出人类创造世界、无往不胜的生命力。从远古的雕塑中就可以看到，原始社会已经十分崇尚人体美，当然那时美的理想基本上还只是性的内容：突出的乳房、丰满的臀部和腹部。到了古希腊时期，人体美的追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当时人们在迎神游行时，可以裸体而舞，在战斗和竞技时，也不穿衣服。古希腊历史家普鲁塔克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少女们也应该练习赛跑、角力、掷铁饼、投标枪，其目的是使她们后来所怀的孩子能从她们健壮的身体里吸取滋养，从而可以茁壮起来并发育得更好。尽管少女们确乎是这样公开地赤身裸体，然而其间却绝看不到，也绝感不到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这一切的运动都充满着嬉戏之情，而并没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荡。”希腊人之所以这样袒露身体，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健全的精神必然寓于健全的身体”。值得庆幸的是，古希腊的雕塑家们为人们留下了一尊尊完美的人体雕塑。象米隆的《掷铁饼者》，以向前一瞬间的健壮、灵活的姿态体现了男性的力量；《米洛的维纳斯》，则富有女性的优美与健康，在沉静的表情里有一种坦荡而又自尊的神态，使人感到对于生命自由的向往。瓦西列夫说：“古希腊的雕塑艺术使人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它果敢地克服了人对裸体及其职能的纯肉体和性欲的态度。这种神采夺人的艺术创造了性关系的最高审美化，揭示了人体美的奥秘，使人的意识在观赏裸体时完全排除肉欲的表现。”的确，对人体美的追求使人的两性关系更加高尚。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即通过人

体美的描写去肯定、颂扬人的性爱关系。《诗经·硕人》是在庄姜嫁给卫庄公的喜庆日子里，卫国人歌颂他们的婚姻时所吟唱的一首诗，诗中这样赞扬庄姜的美丽：

(原文)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译文)

纤纤指如茅芽儿，
雪白皮肤象凝脂，
颈项比那木虫白，
牙齿真象瓠瓜子。
方正前额弯眉梢，
轻盈笑时酒窝俏，
黑白分明眼波妙！

的确，美的人体常常使情人沉浸在醉的心理感受中。法国作家雨果在《笑面人》中，便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笑面人关伯仑见到几近裸体的公爵小姐后的心理状态。小姐躺在沙发床上，穿着很长的衬衣，衬衣料子很薄，看上去仿佛湿透了。她是那么的美：“她的美丽发出不可想象的光辉。没有比这个淑静而又高傲的形象更纯洁的了。没有受到践踏的雪地是一望而知的。这个女人的皮肤跟瑞士荣格弗峰一样洁白。从她那无忧无虑的额角，散乱的朱红色头发，低垂的睫毛，隐约可见的蓝色脉络，无法雕刻的圆圆的乳房以及从衬衣底下拱起来的玫瑰色的臀部和膝盖烘托出来的，是仙女入睡的庄严妙相。这个大胆的睡态仿佛光芒四射。这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睡得那么安详，仿佛她有一种神圣的权利，可以这样不顾羞耻；同时又那么心安理得，如同奥林巴斯山的女神，知道自己是深渊的女儿，可以称海洋是：父亲！这个高不可攀的美女向渴望、疯狂、梦想以及一切从这儿经过的人的目光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她睡在这间闺房的床上，跟维纳斯睡在无际的浪花上一样高